

# 蜀山變色荷花枯 (下)

童世璋

## 歸去來兮 小雁

我在舞場中見到荷花正預備同她打招呼。

她也發現了我，舞過來說：「怎不請我跳一支？」

舞中，她一個勁地貼，只好略加躲閃，她忽然大發嬌嗔：「你知道嗎？我和龜兒子老何這些日子鬧鬪爭，盤腸大戰就要開始了。……」

「妳從那裏學到鬪爭的名辭？」

她說漏嘴了：「鬪爭不好？都是龜兒子趙荷二新認識一個朋友搞新華日報，他教我說的，以後不講就是。」

「妳和老何有什麼糾葛？」

「海樣深的仇恨，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。」

她臉色一變，與周遭環境殊不調和，但她警覺收斂些了：「第一、老何最近在偷偷地做一筆大買賣，鬼鬼祟祟，生怕我曉得分紅，那票紅可大了，又怕我嘴上無毛，下身有毛口沒遮攔，所以避開我，我如何曉得下這口氣。第二、他不知從那裏得到情報，說我和趙荷二不乾不淨，背主通姦，你看我是那種人嗎？他說要除掉我兩個，哼，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！第三、他對你的乾姑娘並未死心，而小雁有志氣，不是我捧她，這鬼靈精

——就是不上鉤。你說憑這三樁，有了他還有我的小命嗎？」

正好舞節完了，我沒有答話，也不必答話；眼光一搜索，荷二正在角落裏擺測字攤，這對狗男女怎麼混進來的？然而一想，舞門大開，她又怎會進不來呢？下一節舞，她却自動走到我席前一屁股坐下：

「好多次請你幫我開舞會，憑我家那份氣派，一定比這裏精采，飲食免費供應，香煙駱駝紅吉士，你爲啥子不幹？」手勾到我肩上，只好擁而起舞，她又說了：「這裏不談鬪爭，還是談風月，我想把小雁打扮起來，教她學跳舞，帶到這裏，包她風頭最健，讓那些小伙子忘記生辰八字，可是她不聽話。」荷二在測字攤上向我打招呼，用手比劃着，兩隻手掌表演靠攏，意思是叫我抱緊些。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，我幾乎落荒而走，心想這是什麼男盜女娼的家庭？却把純潔的阿貞和小雁也陷在裏面；戰神的安排，未免太惡作劇。

## 烟土罪發樹倒猴散

隔了些時，小雁給我來了一封信：「據說：廣漢大羅山的小弟兄們，最近遭遇了麻煩，四面都有危機，而經濟困難，有出無進，連伙食都開不出來；你知道，除了乾爹你，我只認識這批正人君子，那份感情，很難形容，我應該盡力幫助他們，讓他們打打牙祭，和阿貞商量，她拿出私房錢，叫我送去，順便在山上玩耍幾天，好不安逸。……」

第三天，魏大品來了軍用電話：「出了大事啦！何永江坐着私家汽車，帶着弟兄伙，經過車輛檢查站，先行大賄，檢查站不接受，他硬是不讓檢查，現在僵着，人家包圍起他，他外圍的弟兄，帶着幾管槍，還有兩部卡車，將車屁股衝着檢查站的大門直冒黑烟放連環響屁，檢查站長不動火，但非要檢查不可，這一檢查，他的大批煙土就會亮相了，所以正死耗着，特別報知。」

這一天，終於來到了，我回說：「告訴你一個消息，根據我參加聯席會報得知，前些時，昆明龍雲的兒子親自率領大批武裝，從緬甸邊境竄立壩押運鴉片烟三大卡車，恃勢闖關，開槍拒檢，經站方急電請示戴雨農中將，覆電依法嚴辦，

決無寬容，最後終於被扣了下來，將龍雲的兒子送進監牢，並封鎖消息，何永江雖狠，他有龍雲這個後臺撐腰嗎？龍公子都被抓了，何永江必定無法僥倖得逞。」

果然，幾個小時之後，魏大品電話又來了：

「據我的弟兄報告，檢查站調動部隊，將何永江制服，當眾檢出大批煙土，人贓俱獲，何永江垂頭喪氣，栽了，被他們連夜押往重慶去了。」

「我推想到是兩個人告的密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荷花和狗兒。」

「爲啥子呢？太奇怪了。」

我乃略敘舞會中聽出的苗頭，又道：「看情形，可能會派員搜查槐樹街，我只擔心阿貞和小雁，她倆是無辜的，可是我們瓜田李下，不便介入。」

「好，不介入，那我派人到槐樹街訪查訪查，看看有啥子動靜。我早講過，那匹胭脂馬，好看不好騎。」

一連串探馬報道：槐樹街何家電話線已斷。軍警搜何家，閒人禁止出入。

## 苦命阿貞吞金自殺

第二天晚上，小雁氣急敗壞，眼淚汪汪地奔到我家，一看，臉色慘白，雙眼失神，她變了一個人；知道她受打擊太大，却不知情況發生這樣急劇的變化，她哭着說：「我從廣漢回到槐樹街，人們都說何大爺家出事了，被抄了家，二姨太荷花和趙狗兒兩個狗男女，早一晚上就己席捲全

部細軟逃之夭夭了，除了房地契，什麼都沒留存。這時門口只留下一個警察，我衝進去，段嫂說，他們在三姨太房間天花板上搜出一包煙土，問三姨太，答說不知道，哭得瘋啦，她說恐怕要坐監，要先洗個澡，乾乾淨淨地進去。結果她竟在浴室裡吞金自盡。我去看，阿貞已經衣衫整齊地死在地下，天呀！阿貞那樣懦弱的人，爲什麼會自己走上絕路？這豈不是跳下黃河淹死了也洗不清嗎？」

我明白，這是執行軍警缺乏經驗，處理不周，又粗心大意，弄成如此結局，只好說：「阿貞自嘆命薄，遭此冤枉，又丟人現眼，一時想不開，以死明志。同時我想這是何永江的歪主意，將煙土藏在阿貞臥房的天花板上，以免爲荷花所知，老式屋子天花板上是通的呀。人死不能復生，我們爲她辦後事，唉，人善被人欺，好人不長壽。」

我亦心頭自責，在這兩天中，爲何沒有爲苦命的阿貞做任何事？如是不再避嫌，連繫有關人員及魏大漢，叫小雁出面，幫程曉貞伸冤，他們也查明了，與程曉貞無絲毫關係，自承處理欠周，連累無辜，總算還了她的清白。

接下來爲阿貞營葬，小雁提出一個要求：墓碑要這樣寫：

「天下最苦命的女人程曉貞小姐之墓」

「天下次苦命的女娃小雁敬立」

我說這不安當，墳場上從未有過，妳也不會永遠是女娃兒，將來不合事實。抗戰既起，在日本人鐵騎之下，多少人喪生？多少人受苦受難？苦命非僅阿貞一人，不如照規矩行事。

她道：「阿貞真苦到家了，給那姓何的魔鬼蹂躪作賤不算，這樣自殺，真是人間最大的悲事，天下最苦命的女人。」

這句話我認爲有理，男女之間，倘不幸累遭災禍，甚至生離死別，只要相愛過，深深地互愛過，那就不算悲劇，悲中已含有喜的過程，可稱悲喜劇。程曉貞，她以純潔少女竟至成爲惡魔洩慾的女人，沒一天愛過，沒一天被愛過，死得淒慘，這才是悲劇中之悲劇。我這旁觀者，不禁淚落，我心悽楚，難以言宣。入棺的時候，小雁撫摸那隻玉鐲，痛哭失聲。

沒幾天，江津何家長輩及一後代前來處理財產，他們表示慷慨，給了棺材錢，並說三姨太房裏的財物統歸小雁，但請離開何家大門，小雁接受了，單身走向茫茫人海。

小雁無家可歸，無處投奔，只好權且帶到我家暫住。

俗話說：「新開的茅廁三天香」，而我們家的貴客，前半個月確是非常香的。她傷痛之餘，懷念程曉貞，有天問我：「你不想念阿貞？」只見過幾次面，我說：「她給人楚楚可憐的印象，一個好女孩子。」

「唉呀，你不知道，她飽受何大爺摧殘的痛苦，何大爺根本不知憐香惜玉，好多事真是慘到家了。」

不願意再談下去了，顧左右而言他。

內子爲她買了幾本書，她故作閱讀狀。

內子爲家事情忙著，那時沒有佣人，她難得幫點忙，兩條腿翹起，優閒之至。

漸漸地缺點大出籠了，最可怕的是，從何家學來的派頭與浪費。她有錢，上街買來大包的蘇州瓜子，這是她的專長，嗑起來乾淨俐落，如風捲殘雲，成都市上，上海人做的鴨肫肝、鷄翅膀，更是不時阻嚼。

一天，忽然表示勤快，要幫着做菜，表演何公館的名菜「真心豆芽」，但首先要準備濃湯，然後將火腿撕成極細的絲，一根一根插到用針穿通的豆芽中去，最後猛火急炒，半熟時加入濃湯上桌，真是聲勢嚇人，一整天只忙這一道菜，可說驚心動魄，震撼鄰里；可是做出來像她練飛刀一樣，眼高手低。

平常，偷偷地傾放味素，正是我們不敢傾教的東西。出去看電影，至少兩場，偶爾獨自上普海春，享受一頓西餐，那天，她遠征華西擺T I P T O P 黑豆煮的咖啡、吃派、炸豬排，她說：「沒意思，人家男女大學生熱熱鬧鬧地，我搭不上腔，好孤單。」

突然有一天，跟着我的同事到飛機場，東問西問，東摸西摸，一定要坐上飛機白相，駭了人家一跳，生怕出事。

### 野丫頭備刀要復仇

她偷偷地到五金店打造了一把飛刀，說是仇人荷花和荷二仍在陽間逍遙，總有機會見面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給她三刀六眼，所以要練功夫。我忙將飛刀藏起，她會找，翻箱倒櫃，又不還原。我倆曾經用心地教育過，可是失敗了，相當徹底地失敗了。那時我們只租住一間正房，和

一間臨時搭的小房，全家只一張正式的床，她被安排在門板上，舖上墊被，勉強可臥，可是她一直不滿意：「槐樹街上下下，人人都有床，門板太窄，怎麼安身？」一個冬夜，內子睡床的裏邊，我睡外邊，半夜夢醒，手一攤碰到一個富有彈性的臀部，絕非太太，我駭醒了，爬起來一望「妳爬上床做啥子？小雁。」

「門板睡不安逸，翻身摔了一跤，所以非得上床才得安逸。」她笑着，「沒啥關係，天冷這樣才熱和攤。」第二天，我趕忙替她買了一張小竹床，房門也加了鎖扣，她鼓起小嘴，「我又不見是賊娃子。」

諸如此類惹事生非的舉動，不一而足，我把對她的評鑑比例加以調整，從前百分之六十可愛，有百分之四十討人嫌，現在呢，百分之七十的討人嫌，百分之三十的可愛。

內人已經招架不住，硬是招待不起了。鄰居給她起了一個綽號：「飛天小雁」。不過，我還是原諒她，因為她從小受到種種打擊和迫害，出現反抗行為是自然的反應；我會分析：

她易於衝動，當不如意的時候，就顯着十分不安；隨時有即興的要求，也須即興的滿足；她花高價買回一個大洋娃娃，抱着在門板上打滾，所以翻滾下來。她活動量多，對環境常不滿意，協調非常困難。她有反抗，甚至作威作福的行為，與人家合不來，能說善道，超過她的年齡，可是常不合常軌，更不合傳統道德規範。

她懷念失去的父母、姐姐、程氏老夫妻、阿

貞、失去連繫的親族，經常出現情緒的困擾。她聰明而不成熟，何家給她的影響太深了，奢侈、浪費，而她又有足够的私房錢，錢是害她的東西。

總之，自幼失去家庭溫暖，又未受正規教育，所以，幾乎形成無法救藥之勢；既返回家來，怎樣處理這燙手的山芋呢？勸多了，管多了，有時甚至有難以相容之感。

當然，也有叫人感覺愉快的時候，譬如說：四川腔的「乾爹」，上海調的「過房爺」，喊得甜甜蜜蜜地，小臉蛋又是那麼討人喜歡。

上街回家的時候，忘不了大包小包江南、四川的甜食。買一個汽鍋雞的特種鍋，她捧着回來。騎着自行車飛也似地帶回治德號的粉蒸牛肉。春熙路的賴湯圓，叫着「乾爹乾媽，趁熱吃。」

上海話講吳淞、蘆漢濱一帶的故事，她們的家怎樣毀於炮火，她的命運從小怎麼慘兮兮、罵殺千刀的日本鬼子。

還有，偶爾揶揄一番，通體舒泰。她說：「何家有一個段嫂，最會捏腳，何永江睜起眼睛享受，可惜我沒學，否則可以替你捏一捏，準定舒服愜意。」

每逢講到荷花怎樣偷人養漢，直言無忌，言詞不雅，雖然充分表明了恨透荷花，但究竟不便入我夫婦之耳，便攔阻她，她却像長江大河，講個沒完沒了。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她年輕不懂事，我家只好忍耐、忍耐，最後還是忍耐。

### 去學護士愛上醫師

壞消息並無了結，一個新的刺激來了，她和廣漢新派袍哥保持連絡，據快郵傳書，大羅山的尚義報國社被兩隻大黑幫吃掉了，她的飛刀師父，竟死在亂槍之下。她要設奠遙祭，我依了她。除了請和尚、尼姑唸經，事實上我也悲痛。

她飛得更勤了，正如鄰里所封「飛天小雁」(飛天二字可意會而難言傳)，她却自號「飛刀小雁」。那天真巧，她在春熙路遇着舅父葛次培先生，以往跑船，當時正擔任北碚一家省立醫院兼附設醫院的總務主任，從前也住上海市西門，年逾半百，無妻無子女，喜來我家表示「願意帶她去，讓她學護士。」我查明他們確係至親，自然同意，覺得有了好交代。

餞行宴上，將魏大品請來作陪，她很鄭重地向我夫婦及駱伯伯磕頭，互道珍重而別，難分難捨。

起初她有函來，喜其文筆生動，但後來却只有葛次培的來信，報導情況：

「回院後，因護士班尚未開班，乃先補為工友，派在開刀房工作，頗知努力向上……」云云，但願如此。

「小雁太會花錢，帶的錢快花光了。」我知老毛病又犯了，但，錢花光了也許天下太平。

「她一人在開刀房，太不小心，把藥瓶子打翻，其中有催眠劑，幾闖大禍，幸被救活。」我想，那一定鬧得人仰馬翻。

她來了賀年片，卡上畫着一隻離羣小雁，永銘心版。

葛次培兄又來一簡：

「小雁戀愛了，可喜，對方乃一簡姓實習醫生，名之羽，亦江南人士，無錫籍，亦孤苦無依，二人頗相親愛，讓我鬆了一口氣……」

隔了一段時日，次培兄突來一信：「院中發生大事，小雁竟有身孕，簡醫生背人單身在手術室為她施手術，被夜查人員發現，院長為整飭紀律，將予開革……」

但未久，却接到二人的喜帖，似乎雨過天青；小雁附筆，一定要我去吃喜酒，做新郎的家長；可是我方調差，無法分身。

接到了結婚照片，郎才女貌，一對璧人，我夫婦慶幸，小雁終於有了良好歸宿，了却我一大心事。後來，雙方都有調動，一別三十餘年。抗戰中如此相遇又這樣的分別，往事歷歷，教我如何不想她？

### 越洋電話述大陸事

我沒有打越洋電話，回了一封信，略敘別後歷程及近況，從前剛結婚，現已孫男孫女各一，感人事之滄桑，說了些感情的話，並附照片及電話號碼。

信去後，一個深夜，電話來了，聽見小雁的嗓音深沉了些，但韻味如昔：「我要回信了，可是不寄照片，為什麼？因為讓你保持一個印象，仍是當年少不更事，專門捅漏子、扯把子的小雁。乾爹，你或許知道，我如今已是半百加成的老嫗，不必讓你看見我的少許華髮。」

「太多的話急著要說，或許會語無倫次，看照片你很好呀，乾媽亦如往昔，孫小姐、孫少爺

好可愛，我和之羽高興極了。」

「那年，我們幸蒙恩准在院內結婚，却必須離開醫院，如是另闢碼頭，過着流浪生活，幸而我們避孕，沒有牽累。」

「抗戰勝利，我二人回到小簡的家鄉無錫，婆婆問：『你是那所學校畢業的？』帶着點輕視。

「我回道：『重慶大學、成都大學，我接受了抗戰洗禮！』婆婆以為我瞧不起他們淪陷區的順民，更因家務事，鬧得不大愉快，看不慣我的飛天作風。如是我倆又離家自己打天下，頗不順利，在安慶醫院，因為設備不好，麻醉配合不上，他動手術治死了人；就回到上海，忽然，他有一個同學，想上美國留學，邀我倆一起去，我們回老家一商量，婆婆很贊成，支助成行，就毫無把握地乘船來到美國，那時方便呀，想不到登上美國本土，方知他不但不能開業，而且還要從頭學起，有啥辦法呢？他上醫學院，我則在餐館打工，苦讀二年，他有基礎，後來有了獎學金，等如助教，日子好過了，我才生下了孩子，等他畢業，進大醫院當醫生，我們在美國生了根，做了美國公民。」

「荷花是啥子隊長？」我想說四川話，但已口舌不靈活，補充一句：「這兒仍有許多人說四川話呢，尤其是軍中眷村，鄧麗君也會說四川話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，有她的錄音帶。說來話長，去年我倆以外賓身份飛回大陸一遊，帶着一大批的機，電視機、收錄音機、洋馬、手錶、照相機……和

衣物回到之羽的家，婆婆仍在，她們敝說說不盡的痛苦，日子不是人過的，我們獻上大約三分之一的財產，這正合共產黨的心意呀；他們激賞這種海外關係，我婆婆說：『當年誤打誤撞，把你倆逼到海外去，陰錯陽差，想不到結這樣的好果；如果你們不出國，那就跟全家一齊受罪。』

「說得也是嘛，如此微妙的人事滄桑，家庭變化，我哭了，大家都哭了；也笑了，笑得莫名其妙。全家過着遲到的天倫之樂，再不吵架了。說真的，我懂事了，這麼多年的磨練，我常半夜懺悔，以前在成都，我昏天黑地，對不起乾爹、乾媽。」說着，話筒中傳來了低微飲泣的聲音。

「後來，我倆去了成都，只見着荷花婦女隊長，一個瘋婆子，說來話長，你等着看信好了。」

談了家常，我道：「小雁，好想妳。」

「我也是，我倆會回臺灣的，這是我倆最近立的心願。」

電話費不會太少，才斷了線，餘音繞樑。幾天後，長信來了，果真沒有照片；讓我以昔日心影看小雁；我本擬將原信影印一番，以代寫稿，但她是橫寫的，又龍飛蛇舞相當潦草，只好摘錄如下：

她首先敘述去美後的掙扎奮鬥過程，看來性子仍急，恨不得一股腦兒傾吐出來：「那些年，他等如倒頭上學，我則去餐館打工，洗盤子、剝洋葱，老板忽然發現我會處理螃蟹、剖魚，大為提升；你知道，我雖一直過着痛苦日子，那却是心理上的，並沒受什麼洋罪。」

「來到上海，完全不同啦，天的險、人的臉都是陰險的，永無陽光和歡笑，我過不慣，難受之至。」

「無錫更是一座死城，被圍爭過的老人來訴苦，青年想跟我上美國天堂，都太難對付；我本想告訴他們：美國並非絕對的天堂，打工做活好緊張勞累啊，但他們懂嗎？相信嗎？哼，一廂情願，他們又非高幹子弟。」

「我倆去四川，在大陸旅行等如逃難，因為我倆拒絕安排與接待，只想自由自在；逃難雖苦，應該比受監視強多啦。」

「重慶灰濛濛的天，我倆只留了一夜，急著上成都，終於到了，住進賓館，即在從前的驢馬市街……」（按：我或許是昔日的中國旅行社，愚夫婦舉行婚禮之地。）先去上程曉貞之墓，滄海孤墳，却找不到痕跡，大概是那地方，我大哭一場。」

「賓館距離從前的人市很近，獨自去的，滿街滿巷的人潮，却不見市，如今那有這玩意？失業業者累累，沒法解決問題，人說：如果再有入市多安逸。我想起來了，有幸在茶舖遇着你的上午，我跑到入市，想找個活路，老板看我蠻清秀的，說可以介紹到大宅門去，但他老謀深算，加以盤查，我洩了底，他說：『槐樹街何師長公館出來的丫頭呀，那我招惹不起，全入市也沒有那一家敢碰何老虎的鬍鬚，妳快走開，少惹麻煩；妳的膽子太大，竟敢逃家，小心何大爺拆散妳的骨頭。』我才知道此市不通，趕緊溜之大吉，糊裡糊塗跑到那家茶園，却幸而認識你和魏伯伯了。」

成都人仍說成都話，鄉音未改，聽着親切；我閉起眼睛，恍恍乎回復當年，本外賓的成都腔，大出風頭，走進一家食堂，我喊道：「同志，跟我來兩碗擔擔麵，多放豆苗，還要一個香噴噴的鍋魁！」擁擠的客人都說了：「這位外賓了不起，滿口成都味，還叫擔擔麵呢，沒有糧票，那裡吃加豆苗的擔擔麵。」

不過，我發覺，成都人說成都話，韻味依舊，可是言詞的結構和邏輯都變了，加上許多怪名詞，儘管我成都話說得如此道地，仍然是一個老外。

譬如說，那天魏老伯開滿堂的茶錢的時候，公師領銜高呼：「多謝魏團長、魏大爺，謝啦！」眾客官熱烈響應，表現出高度的熱情；今日呢，打死他們也擠不出這個響屁。我發現大陸人從不說「謝謝」，甚至不知「謝謝你」是啥東西。

走進槐樹街，先訪問對門鄰居，全不相識，只得一個擠字，那麼多人，擠在一個屋子裏，自己的牙齒也要打架呀，後來聽說：比人民公社還好呢，公社設一間屋子，專門供應夫婦敦倫，人多須得排隊，等不及就催裏面快些，真乃一刻千金。夫婦平日合不到一起呀。

幾乎以無奈的心情走進昔日的何家，大槐樹還有一棵，但成了大擺衣架，掛滿了萬國旗，人呢，照樣地擠，一間屋子一戶人家，到處擺灶造飯，一片烏煙瘴氣，臭氣薰天；大客廳裏隔成了許多家，睡在床上可以開大會，美國人的隱私權呢？此地蕩然無存；人雖多，却不認識了，還好發現了段嫂，段嫂也認出我了，我想擁抱她，但

她沒這個習慣。她對大家介紹我這位外賓，一時竟成了好萊塢的電影明星一樣。

## 荷花投共最後瘋了

他們說：「何永江始終未見人影，三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，共軍開進成都，劉文輝、潘文華靠攏投降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初期還算平靜，後來開始鬭爭清算，整死了許多人，許多老戶人家都見不着了。有一位老好人殷先生還活着，頭上被掛上兩三年大牌子，至今留下很深很深的疤痕，一年到頭連夏天也圍着布圍巾。」

段嫂興奮地告訴我：「有一個妳熟，至今還活着，前些時，還說『思念小雁』。」

「誰呀？」我問。

「荷花隊長呀，那一年，她跟荷二席捲家私逃到重慶江北，避風頭在一個搞新華日報史幹部家裡，結果，她跟姓史的有一腿，姘上了，想個方子整死荷二的，那是她的下飯菜；她兩個如同新婚夫婦，花着何永江的造孽錢，舒服極了，躲躲藏藏，直到共產黨得了成都，她才大模大樣地衣錦榮歸，那副神氣，那份威風，高高在上，真騎到我們人民的頭上來了。那年頭，對王讚緒、鄧錫侯等大軍頭還未清算，只沒收了他們的龐大財產，水晶猴子鄧錫侯被派為成都市人民政協的代表，他在政協中醜表功，一個唱川戲的小丑名叫『當頭棒』的，就指着鄧猴子的鼻子高聲大罵『鄧靖猷，你是萬惡的軍閥，人民的公敵，還有啥子資格在這裡打胡亂說！』幫腔的大叫道：『對頭，給他龜兒子當頭一棒！龜兒子才曉得厲害

』。後來清算鬭爭鄧錫侯的時候，荷花已因為姓史的提携，當上了街坊上的婦女隊長；那時地痞流氓，驕神當家主事呀，鄧錫侯每日站在文廟後街他自己公館大門之前候教，荷花隊長帶着一批婦道人家，每天去向鄧猴子吐口水，把月經帶套在他頭上，想著方子編起詞兒潑口辱罵：『染紅他的頭腦，王八×的、龜兒子、軍閥……』經過半個月的折磨，才把他推到刑場處決。看到的人都在背地裡說：『妳這淫婦荷花，本是何永江的小婆子，整死了何永江，人盡可夫，早偷上趙荷二，又整死了荷二的，妳和鄧錫侯大同小異，本是一路的貨，禍害一千年，妳有啥資格辱罵鄧錫侯？』

「荷花隊長呢？」

「瘋了，現被關在後院大廚房的柵欄裏，像一隻又瘦又乾的老母狗。她當隊長不上兩年，姓史的玩膩了，通知地方幹部撤了她的隊長官銜，不過讓她留一條命。」

## 她會飛向正確之路

我就去看荷花。剛一發現，果真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隻道道地地的老母狗，可怕極了，她正哼着：『我餓呀，給我鍋魁。』初見時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幾乎想要我把飛刀刺死她，後來，又看又想，算了罷，報啥子仇？她也不知道。我反而拿出一包溫史吞香煙先燃給她一支，她臉色變了，吸着、猛力地抽着，泛出一絲苦笑，還說出一句絕想不到的言語。乾爹，你猜是啥？她說『謝謝』呢，這是我在大陸旅程中唯一聽到的

一聲『謝謝』。如是我把整包香煙都給她了。段嫂說了：『荷花，眼面前的外賓妳還認得嗎？她就是從前的小雁。』荷花受到這一刺激，如同天打雷劈，猛一醒，凝望着我，突然問：『妳是小雁？不對，她那樣年輕漂亮。』

「是小雁，沒錯。」段嫂道。

「我對不起三姨太程嘯貞！負累了她，她是好人，天下少有的好人！」突然，她又像狗一樣靠着柵欄歪倒下去，眼珠像被釘子釘住，口裏直吐白沫，不知說些啥子。我待不下去，只好告別段嫂回到賓館，那是大陸之中人住的地方。

老簡說：『這個精神病患者已很嚴重，不久準死。』

瘋子，好可怕，我不敢多形容荷花，幾乎有點可憐她了。後來回程經過上海，聽老簡的醫學界朋友談起『由於失業人口的大量增加，以及生活困難等原因，使上海市的精神病患者急劇上升；大概有八十多萬，其中近十萬名患者，因病情嚴重，經常離開醫院或家庭，跑到街道上追殺和狙擊行人，有的阻礙交通。這龐大數量的精神病患者，醫界沒有辦法解決，已成為上海最困擾而無法處理的大包袱。』談到醫界，我的丈夫簡之羽，他可算一位神經外科專家，他想回國，至少要回來和你敘一敘，他知道我們之間的感情；他懷念祖國。我急著和你見面。（下略）

義女筱雁叩上

如此，我乃有一個準備，到中正國際機場歡迎他倆；我知道，雁是候鳥，會飛回來的；小雁現自稱筱雁，是聰明人她會飛對方向的。（全文完）